

2009年



料

北流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政协北流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目 录

我们的贴心人——李裕生	(1)
抗日战争时期北流战工团活动概况	(3)
在“一、一三”事件的炼狱中与敌人的一次论战	(15)
李济深先生到北流宣传反蒋简记	(22)
回忆冯介教授	(24)
二十年代北流县劳农会概况	(33)
清代复元李绍昉	(37)
梁朝巩其人	(43)
水归三海的天柱岭是圭江的发源地	(46)
北流旅游点五咏	(50)
大容山莲花峰放歌	(51)
关于征集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	(52)
封面设计	孔繁尧

我们的贴心人——李裕生

陈志华口述 黄国富笔记

原红七、红八军总指挥，革命烈士李裕生（李明瑞）同志，一九二九年任广西省绥靖司令，由于他靠近共产党，思想进步，对人民大众的疾苦深表同情，是我们的贴心人。我们有困难，他就慷慨帮助，关怀备至。

一九二八年，李裕生回北流县清湾乡平旦村探亲，那时我正在他家帮工。身居将军的李裕生同志，在短短几天时间内，不顾疲劳，走家串户，遍访了上平旦、下平旦村家家户户农民，问寒问暖。在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时，讲革命道理，他说：“将来人人要平等，穷人要翻身……。”

有一天早上，裕生叫我同他一起到上平旦村李洲晚叔家去拜访。我们到了他家门口，裕生就先敲敲虚掩着的门，听到里面有呻吟声，他就弯着腰走入一间又黑又狭小的厨房兼卧室，见到李洲晚叔寒病交加，瑟缩在禾草堆

里，浑身发抖。这时，裕生心里很难过，他苦苦地叹了一口气，猛喊我一声：“亚一，跟我来！”我们转身出门，他迈开军人的步伐，急忙往回走，我走走又跑跑才跟上他。回到家，裕生连忙对着他的妻子罗昭仪说：“李洲晚叔辛苦一世，现在又病又冷，连棉被也没有，真叫人难受啊！这世道象什么样子？”接着，他就指着床上的一张丝纱绸缎被，说：“我们就送这张棉被给他吧！”罗昭仪听后，也十分同情，但又感到左右为难，若不给吧！就对不起李洲晚叔；若给他吧！家里只有这一张被，自己就没有被盖了。她想想后说：“不如就送这张褥子（垫被）给他吧！”裕生就赶快地叫我抱起那张褥子，又去到晚叔家。裕生亲自将被盖到李晚叔身上，然后又从衣袋里掏出十元银子交到晚叔的手。晚叔见裕生当了这么大的官，还能亲自到自己的破舍来问寒问暖，送被送银子，感动得眼泪汪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两手抖颤。裕生俯下身，双手抚摸着李晚叔，嘴贴近李晚叔的耳边，十分和蔼可亲地安慰他要好好养病……。

时隔几十年了，我们附近乡村上了年纪的

老人，每每忆起李裕生，都称赞说：“裕生真是我们农民的心上人。而今他早与世长辞了，但他那当官不象官，高官不忘民，分忧农家苦，犹如骨肉亲”。他一桩桩，一件件感人事迹，还历历展现眼前。

注：李裕生即李明瑞。

陈志华系清湾乡平旦村老人，现年75岁。

抗日战争时期 北流战工团活动概况

杨 林

（一）北流战工团成立的时代背景

抗战爆发后，桂系新军阀同蒋介石还存在矛盾，实际上是同床异梦，蒋介石力图把广西统一于国民党中央，而广而当局则力图保持自己的“独立”或“半独立”地位，桂系当局从他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，一方面要争取各方面对桂系的支持，一方而又要为防止国民党中央的势力插手广西，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

度上，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，这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北流从事抗战和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。

1937年7月8日，就在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，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情况，向全国发通电：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，抵抗敌人侵略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。并提出了必须采取“发展进步势力，争取中间势力，反对顽固势力”的策略。当时周恩来同志对桂系进行了许多工作。

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，国民党消极抗战，招致了抗日初期的节节败退，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，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汉口、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沦陷。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人的铁蹄下，人民流离失所，辗转内迁。此后，日寇步步进逼广西。为了对付敌人的入侵，对各地的公路，则进行破坏，在城镇疏散人口，拆除碉堡，实行空室清野、焦土抗战。“北流抗日战时工作服务团”就这样形势下建立起来的。

（二）北流战工团发展概况

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我县于1939年1月正式成立“北流抗日战时工作服务团”（简称战工团）。团部设在北流公园东侧一座楼房的民众教育馆旧址一楼。团长由县长黄绍耿兼任，共有团员三十二人，分成两个分队，第一分队队长为刘庆裕（县府科员），团员十六人，其中有地下党员甘懋辉、庞碧琴、谢志群等三人，这队团员年龄较大，成分较复杂。第二队队长为李应芬（李明瑞烈士女儿），团员十六人，其中地下党员有李应芬、陈维拉、杨林、黎明四人，其余都是社会青年。战工团团员中有来自延安的，有来自南宁、陆川的，大部分为本县的，大家都为着共同目标—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建立新中国，走到一起来的。

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，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多元，那时国币贬值，仅维持两餐淡饭，缺衣服，就互相轮换；没有鞋子，就打赤脚或买草鞋穿；到一个地方，没有床就开地铺；有时住在农民家里，和农民同吃同住，有时帮助农民插秧割禾，我们所到之处，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爱护。

我们每到山村组织妇女会、成人识字班、儿童团，进行宣传教育，宣传方式有标语、漫画、歌咏、口头宣传、活报剧和话剧等。最受到群众欢迎的是话剧。在大伦、白马、新圩、扶新、新丰、隆盛、六靖等地，都演出过“在烽火中”、“打鬼子去”、“放下你的鞭子”、“赞美新中国”，得到农民的好评。我们走到那里，都有群众要求我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诉说他们身受压迫的痛苦。那时，我随战工团从北到南所到过的村庄，那里许多农民群众，山山水水，我现在虽然离开四十年了，时常还出现在眼前。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，敌人不断地入侵中国，根据政治形势需要，地下党进一步扩大战工团，改组领导班子。由金石声、陈善、甘懋辉同志负责。通过国民党县府接纳部分成人班教师到战工团来，既加强了领导，又壮大战工团力量，专业团员共有四十人，由熊皓明同志任队长，最初分散到各区工作，以老带新，从学习中工作，从工作中学习，工作一段时间又集中学习，在新圩办青年训练班，请王贞锷上马克思哲学，陈业坤上《中国革命史》和《论持久战》，金石声讲党的建设。经过一个

多月学习，同志们学习热情很高，到处显出“严肃、活泼、紧张、团结”的气氛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，同志们说：“我们的学习班好象延安的抗日大学。”

战工团的同志除了一般宣传和组织外，还进行统战工作。1940年，北流各乡竞选参议员时，中共北流地下党布置了部分本地的党员，分别在各乡竞选。结果，有六位同志当选了县参议员。还有一位当了参议会秘书，在选举参议会议长时，在议员中活动选举当时比较开明的士绅吴学海为议长，结果，获得胜利。这样我们战工团许多工作是通过议长推动县长来实现的，如给战工团，发枪枝和手榴弹，以及对外地来的同志的工作的安置。我们经常通过合法手续打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魏迅鹏顽固派。1943年玉林发生“一·一三”事件，北流有几个同志被捕，吴学海在党的统战工作推动下积极营救，并向国民党上级告状，反对国民党逮捕我县青年，他亲自派议员林俊、李杏庄、吴维城等和爱国人士刘震林、蔡钟生到玉林监狱看望。有的给被捕病人看病，提出监狱卫生要求，有的利用地方社会关系，暗中进

行营救。我们得到社会人士支持和爱护，是通过参议会的赞助分不开的。这也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果。

由战工团派人组织在新圩成立了四十多人的女游击队（按：队长李志仁、副队长陈维拉、李秀群）；参加者都是农村妇女，她们不顾家庭的反对，社会上的非议，走出家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，在北流县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。她们参加游击队后，坚持学习马列主义，努力学习军事技术，她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，进步很快，有的同志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经过几个月训练和学习，成为农村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。

在北流战工团组织下，在北流城内东门（北流中学后门对面），建立了北流书店，梁友才同志为经理，任务是推销进步书刊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。当时，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和桂林出版的《救亡日报》，延安出版的《群众》、《解放》、《抗大》等杂志，以及香港出版的《毛泽东著作》都可在此买到。一个“生活书店”的同志路过北流时，到了“北流书店”看了一下，对

我说：“延安出版的书刊，你们北流都可买到，真不简单。”另外北流书店也是党的联络点，战工团的武器与保密的东西都放在这里。1943年北流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大捕共产党员的“一·一三”事件时，敌人搜查北流书店，发现店内有几十颗手榴弹，捕人主凶魏迅鹏就诬蔑说：“北流共产党在准备搞暴动。”其实这是一九三九年九月，经北流县政府批准发给战工团员武装自己的武器的一部分，是准备随时迎击日本鬼子的入侵的。”

当时北流战工团的主要宣传阵地是北流《建国日报》。这个报创刊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可说是抗战的产物。最初由北流县伪县政府主办，社长由伪县长黄绍政兼任，但两个月后，黄绍耿调职他往，社长就由县参议会副议长爱国人士李应樟兼任。经过中共北流地下党的统战工作，李应樟是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，支持地方上的进步力量的。报社内的总编辑甘化石，采访主任陈善，记者李春林，继任总编辑黄天，管理员施乃展都是中共地下党员，还有当时任副刊编辑的党外爱国人士何一萍，都是党通过统战工作和李应樟协商派到报社工

作的。他们在中共北流地下党领导下，能密切合作，互相支持，无论写社论，编辑电讯和副刊，报道地方新闻，都以中共“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；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”的三大方针为指导思想。当时副刊上经常发表最多的是北流战工团员，特别是团内党员的文章。记得我投去不少诗文，还有两幅木刻“向着光明前进”、“愁坐门前思故乡”，都在副刊上发表了。更重要的是当时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熊皓明、金石声主编的玉林五县战工总团刊物《工作导报》和《北流战工团报》，也在这个副刊上定期出版，指导着五林五县和北流县战工团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。我们每次下乡活动，不论宣传组织群众，或是公演话剧，或是发动献金救国，或是征集寒衣捐献前方，我们一有报道，《建国日报》就马上给我们刊出。不仅如此，有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，如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提出的中共三个坚持、三个反对的三大方针，以及毛主席“中英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”的讲话，有的是通过该报社论向群众宣传介绍，有的就照原稿直接刊出。这样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该报更成为中共方针政策的宣传阵地

了。1941年1月皖南事件发生时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。当时北流《建国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“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”社论。而被国民党顽固派无理强迫停刊。从此《建国日报》就被夺权改组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阵地。

为了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活动，党派黄习礼到北流中学图书馆工作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党支部，专门做学生政治工作，提高广大青年政治觉悟，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。

多年来，战工团同志利用各种形式做了不少宣传和组织工作。1939年秋从北流抗日战时工作服务团成立至1941年春天结束止，向群众宣传数万人次，组织群众团体五十多个，发展地下党员四十多人，是解放前北流发展党员最多的一次。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同上级党委的领导，北流广大群众对战工团工作的支持和爱护，战工团的同志艰苦斗争分不开的。

这里，我想特别提出在战工团同志中熊皓明同志是工作异常艰苦，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。不幸于1945年桂东南武装起义

前夕，在博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。李德新同志是最早参加战工团的同志之一，也于 1948 年牺牲了。

(三) 北流战工团被迫解散

1940 年夏，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掀起反共高潮，北流政治形势日益恶化，国民党县政府经济上不支持我们，国民党党部顽固派魏迅鹏上报了黑名单。中共北流地下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关于“荫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”的白区工作方针，部分同志转移到各地工作，在附城、新圩、民乐，有的同志被安排作乡长；在新和、平陵、民乐、附城、隆盛有的同志被安排作小学教师。这时战工团很少活动，广西部分地区沦陷，熊皓明在平政一个山上，召开一次会议，参加的有李志仁、杨林、陈维拉等商讨建立游击队根据地问题。1941 年 1 月发生皖南事变，形势进一步恶化，上级党指示，目标暴露的同志尽快转移，金石声、陈善、甘懋辉先后撤退，跟着有的到广东南路，有的同志转移到农村，有的同志到学校读书，有的参加粤桂边纵队。北流抗日战时工作服务团就在如此形势下结束了。

1942年桂林发生了“七、九”事件，省工委付书记苏曼同志，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、交通员张海萍同志等被捕，省工委受到严重破坏，随后上级党委指示：“每个同志准备些钱，随时准备转移。”

1943年又发生了玉林地区“一、一三”事件和南宁地区“一、一五”事件。北流有一批参加战工团的党员遭受敌人逮捕，同志们在敌人面前，无所畏惧，坚贞不屈。最后由北流参议会议长吴学海等担保出狱。

1944年秋，日寇长驱直入，半个广西先后沦陷，在省工委领导下，成立“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”，桂东南抗日武装发展到二千人，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，鼓舞了人民抗日斗志。1945年2月，在办事处领导下，在贵县、兴业、博白、陆川等县先后举行抗日武装起义，由于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残酷镇压，起义队伍英勇奋战，结果因敌众我寡而失败，我县参加桂东南武装起义的陈善、梁友才、朱伟雄（女）、李德光等同志光荣牺牲。他们都是久经锻炼无限忠于党的好同志，他们的牺牲，是党的事业的损失，也使革命人民感

到痛惜。

北流抗日战时工作团同志长期对敌人进行斗争，有的同志被捕，有的同志被杀害。但没有畏惧，因为“冬天过去，春天就到来”。没有悲伤，埋好同志的尸体又继续战斗，与全国人民一道，终于1949年11月迎得北流的解放。

北流抗日战时工作团的历史，是无数先烈在战场上，在敌人的监狱里流血牺牲的历史。革命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，是留给我们后代的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。

附注

(1)本文撰稿人是战工团自始至终的参加者。

(2)李德新是北流西琅乡大坡村人，为战工团最早参加人之一。1948年在博白牺牲。

(3)李德光和李德新是两个人。

在“一·一三”事件的炼狱中 与敌人的一次论战

杨义中

一九四三年一月，正在抗日战争进入紧张的相持阶段的时候，广西发生了“一·一三”事件，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进步人士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。当时，中共北流的地下党员被捕的有李力夫、张一强、凌开泰、杨积恺、陈杏清等同志，北流中学的进步师生何一萍、叶树生、刘业蒸等，也同时被捕入狱。那时我在北流书店工作，也在被捕之列。入狱后一打听，才知这次窜来北流捕人的主凶，正是一九四〇年抗战三周年纪念时我就北流战时工作服务团发表“宣言”的问题，和他开展过激烈辩论，终于把他驳得哑口无言的国民党北流伪书记长反动透顶的魏迅鹏（详情见北流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——与魏迅鹏一次大辩论一文）。此人是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顽固派，有一次，北流妇女会开会，他就自己窜来“训话”，公开叫